

· 修 · 辛 · 学 · 丛 · 书 ·

王希杰



# 语言的美和 美的言语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

修辞学丛书

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

# 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

王希杰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济南

# 修辞学丛书

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主编

## 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

王 希 杰

\*

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34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,110

书号 9275·9 定价 0.56元

## 修辞学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王德春

顾 问 倪宝元

常务编委 袁 晖
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安龙 王德春 卢起和

朱泳燚 林承璋 袁 晖

倪宝元 梁 超 谭永祥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发展修辞科学，普及修辞知识，促进修辞教学，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辑了一套修辞学丛书，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、福建人民出版社、福建教育出版社、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这套丛书包括修辞学的一般理论、辞格、语体、风格、篇章、词句表达、作家作品的语言研究、国外修辞学的评介等方面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。各册在内容上有所侧重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，但也注意必要的照应和联系。

这套丛书以普及修辞知识为主，也反映作者新的研究成果。力求做到：既要理论联系实际，注重语言的运用；又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，有所创新。

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，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热情指导和广大作者的积极支持，我们特表示衷心感谢。但是，由于我们编辑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修辞学丛书，还缺乏经验，其中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，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》是为促进“五讲四美”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、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写作的。1980年春天、1981年春天，作者曾应邀在南京市许多单

位作“精神文明和语言美”的报告，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。作者从语言和社会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中，从语言体系和语言运用（即语言和言语）两个不同的角度，多方面地考察了语言和言语的美丑问题，阐明语言和言语的美丑同社会生活的关系，指出达到言语美的途径和方法，特别讨论了“礼貌言语”和“艺术言语”。本书虽然不是学术专著，但是涉及到一些语言理论上的重要问题，如语言的本质、语言和社会的关系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，等等。由于作者能够深入浅出，语言明白活泼，例证丰富而饶有趣味，使这些枯燥的理论问题也能为一般读者比较容易地接受。就是说，本书作者在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的结合方面，下了一点功夫，使得本书适合于各界人士的要求，工农兵群众、干部、青年、中小学语文教师、大中学生等，都可以从中得到或多或少的教益，对于语言工作者来说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# 目 录

<b>一 语言和社会</b> .....	( 1 )
(一)平凡而神奇的语言.....	( 1 )
(二)语言是人类的标志.....	( 9 )
(三)语言是人类进步的工具.....	( 14 )
(四)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.....	( 20 )
(五)语言是人生斗争的武器.....	( 26 )
<b>二 语言、言语和美丑</b> .....	( 32 )
(一)语言和言语.....	( 32 )
(二)语言的美和言语的美.....	( 38 )
(三)内容的美和形式的美.....	( 45 )
(四)实用的美和艺术的美.....	( 52 )
(五)主观的美和客观的美.....	( 57 )
<b>三 语言美</b> .....	( 64 )
(一)民族美.....	( 64 )
(二)时代美.....	( 75 )
(三)规范美.....	( 83 )
(四)丰富美.....	( 90 )
<b>四 言语美</b> .....	( 101 )
(一)言语美和心灵美、行为美、环境美 .....	( 101 )

(二)整体美	(109)
(三)适应美	(121)
<b>五 礼貌言语</b>	<b>(131)</b>
(一)礼貌言语和现代化	(131)
(二)称呼语	(139)
(三)敬语和谦语	(149)
(四)禁忌语和委婉语	(156)
<b>六 艺术言语</b>	<b>(163)</b>
(一)艺术言语和人生	(163)
(二)形象美	(168)
(三)音乐美	(183)
(四)平常词语的艺术化	(197)
(五)人物言语的个性化	(207)

# 一 语言和社会

## (一) 平凡而神奇的语言

语言是那样的平凡。

除了先天的聋哑人，谁都会说话，都能听懂别人的话。一个人要想成为科学家、艺术家，要想真正学会一样东西，就得流出大量的汗水。看过电影《沙鸥》的人，对于一个运动员的训练之苦，恐怕是终生难忘的。然而我们学会一种语言，却那么容易，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。你看——

四个月：呀呀发声。

六个月：能发出喃喃的单调音节。

九个月：能有意识地叫爸爸、妈妈，能复述成人的简单的音节。

一岁：能用简单的词来表达意见，例如用“汪汪”表示狗，用“的的”表示汽车。

一岁——一岁半：能用四五个词表达意见。

一岁半——两岁：能讲两三个词组成的话。

两岁——三岁：能唱短歌，能和人交谈。

三岁——四岁：能把词组成篇，语言较有意义。

四岁——七岁：语言比较复杂，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。

六七岁时便基本上掌握一种语言了。同成人相比，所差的不过是词汇比较贫乏，对词义的理解不够精确，而这一切同一个人的学识和经历大有关系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逐步完善的。

幼儿学会一种语言是那么容易，不需要课本、词典、教室、电教设备。学会之后又每时每刻在运用。所以语言就显得那么平凡，也很容易被人们忽视。

然而语言又是那样的神奇。

说语言神奇，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威力。据《世说新语·假谲》篇记载：魏武帝曹操统率大军北征乌桓的时候，大军在荒无人烟的北国群山中行进着，谋士们正在为着找不到水源而发愁。作为全军统帅的曹操是深知事情的严重性的。于是乎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下了一道命令，通告全军：

“前方不远处，有一个很大的梅树林，结了满树的梅子，又甜又酸，可以解渴。”

全军将士听得这个消息，个个口中流出唾液，人人顿时忘了口渴，于是士气大振，奋勇前进，终于找到了水源，度过了难关。

再如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第九十三回，标题是：

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

武乡侯就是诸葛亮，蜀汉丞相，蜀军统帅。王朗乃是曹魏的

大臣，魏军军师。作者写道：

(1) 王朗纵马而出。孔明于车上拱手，朗在马上欠身答礼。……

孔明在车上大笑曰：“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，必有高论，岂期出此鄙言！吾有一言，诸军静听：昔日桓、灵之世，汉统陵替，宦官酿祸；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。黄巾之后，董卓、傕、汜等接踵而起，迁劫汉帝，残暴生灵。因庙堂之上，朽木为官，殿陛之间，禽兽食禄；狼心狗行之辈，滚滚当道，奴颜婢膝之徒，纷纷秉政。以致社稷丘墟，苍生涂炭。吾素知汝所行，世居东海之滨，初举孝廉入仕；理合匡君辅国，安汉兴刘；何期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！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！天下之人，愿食汝肉！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，昭烈皇帝继续西川。吾今奉嗣君之旨，兴师讨贼。汝既为谄谀之臣，只可潜身缩首，苟图衣食；安敢在行伍之前，妄称天数耶！皓首匹夫！苍髯老贼！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！老贼速退！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！”

王朗听罢，气满胸膛，大叫一声，撞死于马下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

兵马出西秦，雄才敌万人。

轻摇三寸舌，骂死老奸臣。

轻摇三寸舌，三四百个字，骂死了一个几十万大军的大军师，语言之力可谓大矣！

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，然而古往今来的人并不满足，他

们还希望语言有更大的威力，也往往在幻想中赋予语言以更大的威力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有一个神通广大的、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头，自称齐天大圣的美猴王孙悟空，有什么东西能制服它呢？有，语言。他的师父唐僧，本是个什么本事也没有的和尚，但他只要叽哩咕噜地说一番什么话，叫做紧箍咒，这猴头便头痛难忍，于是乎服服帖帖。至于妖魔，如果有一个什么葫芦、瓶子、袋子之类法宝，叫一声这猴头的名字，如果这猴头不知高低的应了一声，就会被吸进法宝中去，于是乎被制服了。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，祝英台对着梁山伯的坟墓祷告了一番，这墓便在大雷雨之中裂开，而他和她便双双化为蝴蝶而去。在阿拉伯人的《天方夜谭》中，阿里巴巴用语言开启了坚实的石门，走进了神秘的洞窟，获得了无穷的宝藏。

这些故事，表现了人们的美好的愿望。如果说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，只能是幻想，那么在今天，在未来，它将成为现实。如果用现代工程语言学的术语来说，这正是人和机器的交际、机器和机器的交际的一种原始的、幻想的表达方式。

最早对语言的威力进行歌颂的是印度人。古代印度人信奉婆罗门教，他们把牛当作神的象征。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时候，印度出现了一种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典籍《吠陀》（Veda）。《吠陀》中说，语言是母牛，呼吸是公牛，由语言和呼吸产生了人心。语言是一个女神，一个极其伟大的女神，她的名字叫做伐克（Vak），她说过这样的话：

我说这话时，神人皆欢喜：“我心爱的人，我使他强大，我使他成为婆罗门弟子，伟大的先知，我使他聪慧，我为鲁德拉（雷神）弯弓，射死仇恨婆罗门教的敌人。我为人民作战，我渗透天地。我把父亲背上世界的顶峰；我的出处是在海水里；我从那里出来，混在众生中，身躯触及苍穹，我呼吸如风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大，我是这样伟大的。”

这是诗的语言。但是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，也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。未来的科学技术将使这一诗篇成为部分的现实。

说语言神奇，又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复杂的、奥妙的。应当说，直到今天，语言中的许多现象，对我们来说，依然是一个谜。一个成人学习一种外语，有最好的教材，最好的词典，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员，有先进的电教设备，可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乃至更长的时间，却往往以失败告终。而一个孩子，他的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正在形成之中，他听到的话并不标准，有发音错误，有语法错误，成人往往也并不专门给他开设什么语言课程，然而他学会了语言，那么快，那么好，那么不费气力，不知不觉，怎不叫人惊讶呢？

语言的复杂、奥妙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老舍在他的小说《牺牲》中写道：“言语是奇怪的东西。拿差别来说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词汇。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，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；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，你决不会了解这几个字。”

语言的复杂、奥妙，首先在于每一个平常的词语和句子

本身，几乎都充满了矛盾。我们平常说：“四季如春”，“弱不禁风”。“四季”包括春、夏、秋、冬。“四季如春”，就是“春季如春”、“夏季如春”、“秋季如春”、“冬季如春”。“春季如春”，这叫什么话？不禁风就是弱么？“风”，当然包括台风、龙卷风，可是再强壮的人也禁不住台风、龙卷风的。那么“弱不禁风”中的“风”为什么不包括台风、龙卷风，而只指最微弱的风呢？再如：

(2) 小大姐 长短裤 小大衣 大小孩  
小大人 红墨水 坏良心 活死人

岂不都有一点儿自相矛盾么？

再如，在足球场上，一个说：

(3) 多可惜呀，差一点踢进去！

另一个说：

(4) 多可惜呀，差一点没踢进去！

这两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。

再如，下面两个句子：

(5) 他虽然笨，究竟也经过锻炼了，晓得当时那一班人——造反的当权派和当权的造反派，如果要触你的霉头，倒不在乎你做了什么，而在于要达到一个这样那样的目的，例如他的二百一十七。(高晓声：《李顺大造屋》)

(6) 秋天的团泊洼呵，好象在香甜的梦中睡傻；  
团泊洼的秋天呵，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。

(郭小川：《团泊洼的秋天》)

“造反的当权派”和“当权的造反派”，“秋天的团泊洼”和“团泊洼的秋天”，大不一样。而下面两个句子却完全一样：

(7)一锅饭吃十个人。

(8)十个人吃一锅饭。

不过下面的句子：

(9)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。

(10)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。

两个句子又不一样了。前者讲的是饭少，不够十个人吃，后者讲的是饭多，十个人吃不了。

还有，你对于自己所讨厌的人，有时使用美好的词汇，“你好，你了不起，你伟大哎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！”而对你亲近的人，有时却使用了很坏的字眼：“你这个坏家伙！”“你这小无赖！”“你这个小鬼！”“你这个讨厌的小猴子！”“同志”一词当然是美好的，但是，如果一个妻子对丈夫说：“汪维民同志，您请用饭吧！”那丈夫会被吓得一大跳的。是不该这么说的。在李斌奎的小说《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》中，一个北京姑娘在给她的男朋友写信时用了“同志”：

(11)“郑志桐同志……”多别扭的称呼！每一个字都显得歪歪扭扭，冷酷无情。志桐，应该写志桐，……仿佛是条件反射，只要写出这两个字，我就想起他健壮魁伟的身材，仿佛能透人心肺的眼睛，突然爆发的大笑。在他和她之间，“同志”一词是别扭的，冷酷无情的，而直呼其名，却是亲切的，无限深情的。

有一些本来有些毛病的话，如：

(12)伊和希珂先，没有了，虾蟆的儿子！（鲁迅：  
《鸭的喜剧》）

称盲诗人爱罗先珂为“伊和希珂先”，当然是错了的。但是在这篇小说中，出自于一个孩子之口，却被人们称之为艺术化的语言。你说怪不怪？

再如我们现在天天说的一句话吧：

(13)向前看！不要向后看！

“前”是什么？“后”又是什么？从空间上说，“前”指的是我们面对的方向，“后”指我们的脊背所对着的方向。从时间方面说，“前”指的是未来，“后”指的是过去。但是就字面而言，“前”往往指过去，即已经消逝了的、一去不复返的时光，如：

(14)前天、前年、前几个月

而“后”却往往指未来，即将要来临的日子，如：

(15)后天、后年、今后、以后、后代

再如：

(16)前汉——后汉、前辈——后辈

因此有人说，“就这用语说来，我们在时间上是面向着过去，背向着未来。”①你说这多有趣吧！

啊，语言真是简单而又复杂、平凡而又神奇的呀！那么我们多多注意一些儿，岂不就是很有必要、很值得的么？

①聂绀弩：《论甘公豹》。《聂绀弩杂文集》，68页。

## (二) 语言是人类的标志

人类有语言，动物也有语言吗？

俗话说：“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”。成语说：“鸟语花香”。《左传》上说，介葛卢懂得动物的语言。《史记》上说，秦仲懂得鸟类的语言。《抱朴子》上说，李南懂得马的语言。《辽史》上说，神速姑懂得蛇的语言。《地理志》上说，伯益懂得动物的语言。

民间传说，公冶长懂鸟语，能和鸟儿交际。有一天一只鸟儿对他说：“公冶长、公冶长，南山坡上虎拖羊，快把死羊拖回来，你吃肉，我吃肠。”公冶长跑到南山坡，那里果然有一只死羊，他便拖了回来。

在曹雪芹的小说《红楼梦》中，林黛玉的潇湘馆里，有一只会说人类语言的鹦鹉，它会说：“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。”

在诗人笔下，更有许多动物语言的精彩描绘，杜甫写道：“蛱蝶飞来黄莺语”。张籍写道：“莺语落花中”。白居易在《秦吉了》一诗中写道：

秦吉了，出南中，  
彩毛青黑花颈红；  
耳聪心慧舌端巧，  
鸟语人言无不通。

霍松林在《白居易诗译析》中用现代汉语翻译如下：

秦吉了，